



歧視要不得，有些歧視還被列為犯法行為。但其實人人都免不了歧視，有些人有些事，你不歧視他都不行。比如我就歧視在公共場所大聲打手機的人，歧視在羅浮宮不看展品熱衷於跟展品照相的人，歧視地鐵車廂裡非得往六個人的座位裡擠的人。在微信上，有兩位朋友我不得不因歧視而把他們刪去。一位整天向人吆喝她的自製茶點，端午吆喝粽子，中秋吆喝月餅；八折優惠呀，手快有手慢無呀！看去漂漂亮亮一女子，把朋友圈當成街市地攤，受不了。不過更令我受不了的，還是那位一上來就吆喝他文字的小老弟：都市生活傳世之作吶！好看又文學吶！將在某地某作協舉行專場研討會吶！等等。這一天甚至打上門來：「請給我寫篇評論啦」，云云。這可超出了我信守了一輩子的寫作底線：評價是別人給的，不可自賣自誇。

不料還沒想好如何回覆他，他下句話又來了：「我會邀請您參加我作品研討會的，車馬費從優。」

我火了：「這種花錢開的研討會我從不參加。」接下來是個鄙薄的表情外加一句話：「難怪你寫了這多年還默默無聞。」

原來你歧視的人，反過來也在歧視你。

中國兒歌大系

阿濃



南牆集

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國兒歌大系》，屬於「『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所謂「十二五」是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意思。這套書以地區分卷，國內分東北卷、華北卷等十二卷，另台港澳一卷。由詩人金波主編，編輯委員會共二十人。共收集全國兒歌四千二百多首，可以算是集大成了。不知通過什麼途徑，在台灣澳卷中收了我寫的两首。因此我也收到兩本樣書，厚厚的很大氣。台灣作家共十位，我熟悉的有謝武彰、林良、馬景賢，不知為什麼沒有林煥彰。香港除我外有黃慶雲、周蜜蜜、韋婭，都是老朋友。澳門只收兩人，都是陌生的名字。

選自我的作品有《扒龍船》和《舞獅》，台灣的馮輝岳也有一首《划龍船》，我很喜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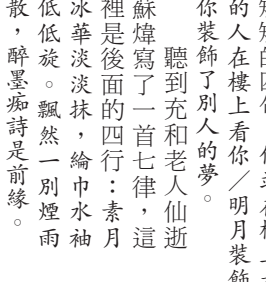
五月五，划龍船，／選手個個身體壯，／摩拳擦掌坐兩旁。／砰！／發令槍，一聲響，／嗨呀嗨呀向前划。／我和妹妹很緊張，／又喊叫，又鼓掌，／因為啊——我們的爸爸／在船上！

再看我的《舞獅》：

咚咚咚咚咚咚鏘／威武雄獅又上場／鞠躬點頭好禮貌／東南西北謝四方

左右翻騰真靈活／高低跳躍本領強／瞪眼搖頭又張嘴／頑皮搗蛋會搔癢

高聲羅漢來採青／生菜生財生意旺／小伙子舞罷滿身汗／贏來掌聲齊讚揚



紐約抒懷

蘇煒寫了一首七律，這是在後面的四行：素月冰華淡淡抹，綸巾水袖低低旋。飄然一別煙雨散，醉墨痴詩是前緣。

雲淡風輕張充和

王渝

《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的作者蘇煒，談到充和老人時用「雲淡風輕」形容她。他說雖然余英時稱充和老人為通才，她卻不把自己看得那麼重要。蘇煒一紙跟她學書法，她為了不浪費紙張，讓他們用水寫紙。她示範亦用水寫紙，學生看到她那麼美好的字跡一會就消失，很捨不得。要求她用寫字的紙，好保留。但是在那個時段她注重的只是教學。她叫他們寫字要心無旁騖，不要去想什麼留下字跡的事。蘇煒感到最溫馨的是，充和老人最後的一段歲月裡，總是把他和孫康宜寫她的書放在被窩裡，不時翻閱。蘇煒還說充和老人最愛崑曲，昏迷的日子醒來，高興地唱幾句。我們談著談著不知怎麼談到卞之琳那首著名的《斷章》。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我在北京訪問下之琳先生，他提到此時，一再聲稱那是海外捏造的故事。我一頭霧水不知怎麼回事。我們台灣當年文學上有很大的禁區，許多文壇軼事都不知道。後來接觸到許多那個時代的文章，才知道那是卞之琳寫給才女張充和的詩。短短的四句：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民國才女

舒非

今天傳媒也封了許多才女，可惜彼才女不華於此才女。張充和這樣的真正才女，才華橫溢，卻非常低調，淡薄名利。她有一對聯，詩言志，很能說明她的心聲：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張充和的名字跟民國時期好幾位響噓格的名字連在一起——陳寅恪、胡適之、金岳霖、沈尹默、張大千、章士釗和卞之琳。跟他們亦師亦友，互相唱和。

張充和的丈夫張兆和，是「張家四姐妹」中的一人，也有「張家四姐妹」，同樣有名，可是我個人更加喜歡「張家四姐妹」。因為前者代表着政治歷史和權利，後者代表了傳統文化和藝術。

許多年以前，我寫過沈從文夫人張兆和，我說，民國時期既有「宋家三姐妹」，也有「張家四姐妹」，同樣有名，可是我個人更加喜歡「張家四姐妹」。因為前者代表着政治歷史和權利，後者代表了傳統文化和藝術。

機器人戰爭

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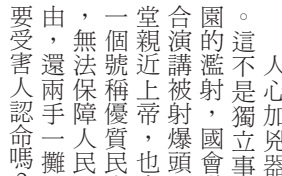
機器人發展迅猛，最令老闆開心，炒掉工人，換上機器，幾乎一勞永逸，但大量產業工人被從勞動市場上趕出來，流落到社會，會產生很大的社會問題。

中國上億的農民工都在加工工廠做工，這些教育程度相對比較低的勞動人口，要及時被服務行業吸收，並不那麼容易，回到原籍的鄉下去，也會有謀生的問題，因此機器人發展太快，會直接影響社會安定。

在科幻小說裡，機器人最終會擁有自己的思想，它們的思想和意識都是人替它們植入的，但那些意識和感受能力，會不會積聚到一定程度，會產生出一種自主意識，以致它們對自己永無休止的勞作、毫無議價能力的處境產生反抗情緒，因此自行組織起來，變成一種與人類對立的政治力量，那真是很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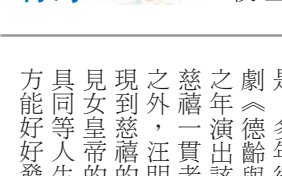
人在替機器人植入一些意識和感受力時，當然會避免讓它們有機會成長出自主意識，但沒有人知道這種自主意識有沒有百密一疏的機會，一點一滴地被歸納出來。以它們高於人類的運算能力，如果又有了感情，可以歡喜、憂愁、憤怒，又能思考，又可以互相之間進行討論，然後夜深人靜後工廠沒有了人類管理人，它們就可以聚集在一起，就像當年奴隸們的覺醒一樣，從不平到憤怒，到集體反抗，那也沒有人知道。

未來世界怎麼樣，也沒有人知道。



生命特寫

由，還兩手一攤說無可奈何，要受害人認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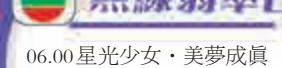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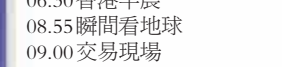
一個無法保障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還兩手一攤說無可奈何，要受害人認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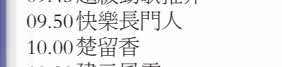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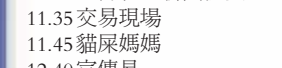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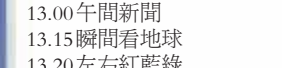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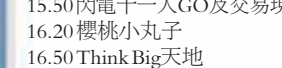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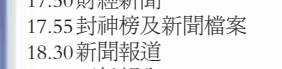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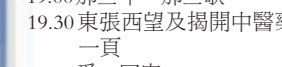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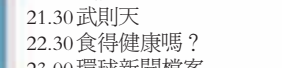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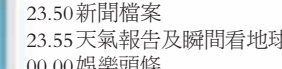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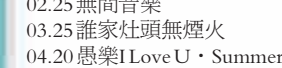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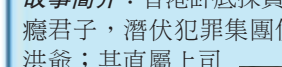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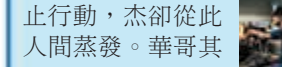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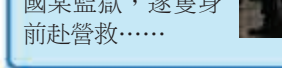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文藝中年

